

宗教哲學

李玉階題

期四十五第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一九五八號
台灣郵政雜誌交寄執照 北台字第一〇五三號准作新聞紙類

學哲宗教國民華中：者版出
會員委出版社究研
階 玉 李：人行發
弋 子 李：人辨編
一路福羅斯市北：處行發
號七十六段
〇八〇五三一九：話 電
號五~三三九二一〇第報刊部郵
司公限有業企壇輝：廠刷印
張一開四版出期本。品質非

奉獻自我決心與行動 為天下蒼生化延浩劫

理事長李玉階先生勉同奮

「我們何其不幸生在這個混亂的時代，又何何其幸運能生在這個時代，可以行。上帝的大道，可以培功立德。」這是本報理事長兼天帝教首席使者李玉階先生九月一日應高維道院邀請前往發表的介紹天帝教及所負責之時代使命演講中，最感人尋思的一段話，指出了「愈是在惡劣環境中，我們愈應努力進取」的人生觀。也是宗教觀，亦即向自己、向天帝門的意思。願各位讀者細細品讀此演講全文，而有助於個人新生命的開拓。

略談佛學與老子思想之相通處

陳長春

道院院各位道長、高雄地方道教的各位先進：
今天，本人很榮幸有這個機會同諸位見面講道，當我一進道院大門，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因為我與道家的淵源很深，從廿歲開始，我便研究道家的「靜坐」方法。
西藏華山可說是道家的根據地，上面都是金真道。我於七七事變日本侵略中國的前五天，即民國廿六年七月二日奉 上帝之命攜家眷上華山潛修八年，直到抗戰勝利才下山回到南方。所以華山每個角落，道家的高人隱士修真的地方，大大小小庵、觀、廟宇，我無處不到，也曾向他們請益與共同參研一些修道的法則與秘訣。
道家的起源雖有說法不同，但道教應是中國傳統的國教，則是不容置疑的，尤其道運與國運息息相關。凡是一個朝代政治清明，國力強盛時期，道教必然大為風行，反之每逢道運閉塞時候，國家必然是多事之秋。
譬如大陸上共產黨徒否定 上帝的存在，主張無神論，使得十億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精神肉體皆不堪言；而我們復興基地則正好相反，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社會因而安定富裕，呈現一片祥和蓬勃的朝氣。
其實人類是無法脫離宗教而生活，只是宗教的名稱、宗旨、因時、因地、因人而制宜。如中國的儒家、道家、外國的猶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回教等，雖名稱、發祥地互異，但其各應時代的需要而興起創立，則為事實。因此肯定的說：每個時代都有一個適應其時代的宗教出現，而天帝教即是順應當前時代的需要而復興的。
今天，本人能到貴院來介紹天帝教，可說天帝無形的安排，不過，我並不是來傳教，而是承蒙各位道長的

我國學術思想界在佛學傳入之前，原為儒、道兩家的思想，及至佛家介紹進來，由於它學理之縝密精深，體系之嚴整，與其修持方法之完備，遂流行全國，與儒、道兩家等列並尊，共為顯學。千餘年來，儒、道、佛三教分立為三，各有各的主張，然其能同時並存一世，可見必有可相互融通之處。其中尤以佛家與道家的主張較為接近，實有討論的價值。茲就淺見所及略述於下：
道家思想首推老莊，而莊子的思想大部分與老子相同，道家之有莊子，猶儒家之有孟荀，本文僅提出老子思想與佛法互研互證。「佛法」與老子所謂之「道」同為宇宙萬有的最高指導原則。「佛法」在指示眾生如何修行，如何掃除煩惱，擺脫因果律之束縛，最終目的在見性成佛。而老子之「道」則為統攝一切宇宙萬象的真理。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能從道，則可法除情慾，斷除煩惱。故「佛法」在本質上大同小異。從其指導的方式上說，則完全相同，「佛法」與「道」同具深奧不可盡測的哲理。故佛說不可言，道不可說，可言即非佛法，不可說也不是道。佛法與道，只能憑體悟而知，非耳提面命所可奏效。智慧強者悟性力強，能體證至道則有得於心。智慧差者悟性力也弱，對於真如法性與老子所謂道不能契合，則流於空言，而失其本旨。佛法宏深，修持法門廣大，悟入的途徑不一。具慧根者一聞千悟，立地成佛。根性魯鈍者則三劫修持，還不能斷煩惱所知二障，證悟菩提。具慧根不須人助即可覺悟佛法之要旨，毅然以荷擔大任。佛經有云：「何者是法，最勝者曰：『法無文字，亦離語言。』」善思又問：「離文字中，何者是法？」最勝者曰：「性離文字，心行處滅，是名為法。」一切法性，皆不可說；其不可說，亦不可言，若有所說，即是虛妄。虛妄法中，都無實法。於此可知佛法不可言，可言即非佛法。承受五祖衣鉢的慧能，目不見識，其能受此衣鉢，全賴慧悟的悟性。五祖三昧，慧能即悟到三更，即見其師，終得傳授衣鉢。道家亦然，老子認

就曾被共黨所奴役，更是民主與共黨對抗到最後核子決戰，地球毀滅的時代。
請各位想想，我們今天是在這種一個混亂時代，現有的宗教在人類地球上過去一切挽救世人心的努力到現在通通失敗了。當年五教聖人、先知先覺，都是前後奉 上帝之命，下凡到地球上來，生在不同的地方，針對當時各民族的創教立派，行道救世，導民於善。不料，數千年來人類思想愈趨前進，文明愈發達，離道則愈遠，到了今天，人心陷溺險惡已至不可收拾，宗教上所稱的末劫之來，已是無可避免，因此，人類要在地球上生存下去，惟有祈求 上帝寬恕既往，盼望這末劫之前，歷劫留傳下來的先天固有天帝教——上帝真道，重來人間，拯救天下蒼生。

天帝教是在面對世界快要毀滅邊緣，奉了 上帝之命特准重臨地球，負起搶救三期末劫，確保台灣復興基地的時代使命，所謂三期末劫，也即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如果東西兩方兩個超級強國蘇俄，一旦核子戰爭爆發，全人類不管有沒有直接受到核彈的攻擊，都會被到處飄散的核子塵埃所污染，上帝不願看到億萬生靈、好人壞人，不分青紅皂白地玉石俱焚。因此本教當前的任務，第一為了確保台灣復興基地，不受核子戰爭的影響，第二迫使中共放棄共產主義，早日接受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天帝教的教主就是 上帝，人間不另設教主，只有首席使者，這是與世界其他各教不同的地方。而首席使者是 上帝面前的傳令兵，在人間也只是傳令兵的首領與傳達。天帝意旨，希望世人奉行 天帝真道而已。

本人當年在華山的時候，上帝已命我做了很多的準備工作，所以天帝教發展是在大陸西藏華山，而正式復興是在台灣寶島。我比各位道長的年紀可能都大一點，今年雖是八十五歲，但因蒙 上帝寵愛，天命重大，惟有急起繼任以台灣為起點，為救世門，鞠躬盡瘁，尚請各位道長多多指教支持，大家協力同心，團結奮鬥，共同體天行道！
今天的人類社會，由於物質文明的發達，一般人的心理經不起物慾的引誘，孜孜於鑽營名利，擇手段追求物質享受，滿足個人慾望。請各位看看台北的天宮(恩主公廟)、木柵的指南宮，每天廿四小時香火不斷，進進出出燒香拜拜的人潮，試問究竟是幾個人是不為自己而去的？在禱告時又有幾個人是不為自己而求的？但凡是天帝的同奮却都拋棄這種世俗的觀念，不求個人福報，而要為天下蒼生奉獻自我。本教目前共有五個據點，同奮們每天在祈禱、虔誠的皇誼(上帝的聖號)、寶誼，都是在哀求 上帝回天轉運，化滅世界毀滅浩劫，確保台灣復興基地。天帝教的救世任務是從五年前開始，當時蘇俄出兵佔領阿富汗。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蘇俄一直在製造所謂的「代理戰爭」，這次却出乎全世界意料之外的親自對其鄰近的阿富汗出兵，且情報顯示，將進一步攫取西方工業業產出石油最大的伊朗。當時美國卡特總統立即嚴重警告蘇俄，如果中東任何一個油田國家被佔領，美國將不惜使用核子武器來保衛。因此波斯灣局勢立刻緊張起來，而本教那時正宗靜坐班第二期尚未結束，便發動一、二期所有同奮，日夜誦禱哀求 上帝妙顯神通，化滅這場核子毀滅戰爭。

這大地大德大悟，才能了生死脫死，獲得大自由自在。再說到自誇，自伐是屬於行動方面之事，自伐令人厭惡。不自誇，不自伐為人所樂道。顏回說「願無伐善，無施勞。」即是此意。雖然這是極平易之理，但却為一般人所忽視。道家的不自誇，不自伐，不自是，雖不如佛家的斷斷斷斷，背離合覺的深刻，但也也是修持的一種法門，不容忽視略觀的。

此處所謂「止欲」是別於俗稱之禁欲。禁欲是一種嚴格法制。政治方面尚無禁欲之規定，在宗教方面禁欲則相當普遍，如中古歐洲之教會是。止欲是說明一種主張，佛家與道家都主張斷除慾念。慾念是一切苦惱之根源。渴想某物而不可得則生煩惱，折心磨性。佛家以「明」為修心養性之最高境界，欲念如塵埃，人有欲念即如明鏡蒙塵，不見一物，是為「無明」。去塵埃，復明鏡，其理至明。故吾人要去除慾念，才可達明心見性的地步。如何止欲？佛家有三種方法：一為戒，二為定，三為慧。佛法中有戒律，用意在警誡弟子勿妄勿行也。欲能亂行，戒律自有止欲作用。情欲或物欲均起於心動，心不動則欲不生，故佛家之修持有禪定一門，禪宗特重之。禪定有調身與調心二法，調身法者，則閉居淨室，節制飲食，從五官之姿勢及呼吸之長短開始調制。調心法者即超脫思想之境界，渾然自得之謂。如此則可安住吾人之心。第三種方法是轉識成智。吾人有八識，一切宇宙幻象均由八識之妄觀而成，若能依法修持，循序而進，歷十地而至妙覺等覺，轉識成智，即可成佛，達到「如所有智」，「盡所有智」之地步。吾人若能到此地步，則知萬法依法而起，一切虛妄。若欲念不生，自能體證諸法真相，而獲得永恒真實的生命。老子亦以吾人之有欲念為苦。其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矜獵令人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世間充斥著誘人入彀的色、音、味……吾人以肉身之軀，耳目口鼻，焉得不受其誘。故老子又說：「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止足者，無足矣。」俗言：「知足常樂」就是從老子來的。知足而後心安，自然沒有非分的欲求，實為止欲之基礎。如何才算知足？老子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此與佛家「無所得」之理，正可相通。
佛家、道家有不少可相通之處，值得吾人深入的探究，以上三點為個人極粗淺的看法，敬請國內外先進惠賜教正。(完)

孔子生於春秋時代，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一統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史記太史公自序)。這是一個亂臣賊子持槍犯義的時代，孔子的憂患意識，不能與這個時代脫離關係。
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

豈可不憤乎？然而言之，他學佛說，「一切世間實生，雖做買賣，也不是整天念佛、禮佛，本分之事即可拋下。所謂「一切世間實生，皆與真理相背離。」更不談多方聽取別人演說「神通奇蹟」，以滿足好奇心理。以上三種邪知邪見，凡我佛子，若有則力改前非，以免自蹈歧途，陷入「魔道」而無法自拔才好。
(完)

四書中的憂患意識

（續）／王魁

（二）悲憫性

自覺是智慧的觀照，悲憫是仁心的發露，論語載：「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述而）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乎殯。」（鄉黨）有其性情，而後有其事業。朱註：「臨喪，不能甘也，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所謂「不能甘」、「不能歌」，都是出於豐富的同情心，也是真情實意的自然流露。至於殯葬而無所歸的朋友，此是交友之義，理應如此，並非有心於厚情，即不能恰如其分的行義。公治長篇載：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季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朱註引程子說：「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安仁、不違仁、求仁，都是發於悲憫的同情心，吳草廬說：「孔門弟子問夫子所志，曰：『安少懷而信朋友。』是使之『皆得其所也。』」（見宋元學案草廬學案）「使之」一皆得其所，這是「萬物一體之仁」的懷抱。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公孫丑上）

不忍人之心，就是仁心，有仁心才有仁政。憂患意識的精髓，即在具有「悲天憫人」的仁心，以實現「博施濟眾」的仁政。

孟子說：「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餓者，由己餓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離婁下）

又說：「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瀉，不忘遠。離婁下）」

禹稷思在救民，這是仁民之「思」，「由」字通「猶」，由己餓，由己溺。這個「己」字含有多麼深的切膚之痛，也含有多麼重的責任之感。救民如救火，這「如是其急」的「急」字，更有憂心如焚，迫不及待的情懷，而文王的「視民如傷」，其愛民之心無微不至。視民之疾苦，如傷痛之在身，其悲憫之心，可謂既深且切。由此更可想見其憂患意識的強烈。而武王的「不泄瀉，不忘遠」，朱註：「泄，狎也。過者，人所易至也。不泄瀉，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不泄瀉，不忘遠」在心態上是一視同仁。在做法上是敬事而信。大學說：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如保赤子」，要出於仁心，發於至誠。孟子說：「唯仁者在高位」，因仁者有悲憫之心，有強烈的憂患意識，能憂民之憂，為民造福，以推行民生樂利的仁政。

（三）歷練性

時代是一個大熔爐，憂患就是這個熔爐中的烈火，能夠經過熔爐的考驗，烈火的煎熬，才能鍛鍊出

（四）時代性

憂患意識有其時代背景，前文說到史記「西伯拘而演周易」，周公說是一部憂患哲學，如果周易六十四卦，果真是文王所演，那末在這六十四卦中，就必然有文王的憂患意識。正如太史公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我們今天在離騷的字裏行間，就不難發現屈原的憂患意識一樣。而屈原的憂患意識，就不同於文王的憂患意識，這是因為文王和屈原所處的時代不同。

孔子生於春秋時代，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秋者不可勝數」（史記太史公自序）。這是一個亂臣賊子悖禮犯義的時代，孔子的憂患意識，不能與這個時代脫離關係。

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滕文公下）

孔子因憂患而作春秋，在孔子所作的春秋，就必然有孔子的憂患意識，而孔子春秋中的憂患意識，就必然與春秋的時代有關。太史公說「春秋文成賦萬，其指數千」（太史公自序），這數千之「指」是什麼？姑置不論，但「亂臣賊子」，一定是春秋的大旨，不然，為什麼孟子要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呢？論語載：

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先正名。』」（子路）

孔子「正名」的主張，旨在維持「禮」的秩序。孔子「正名」的主張，旨在維持「禮」的秩序。孔子「正名」的主張，旨在維持「禮」的秩序。

佛教徒應確立那些「正知正見」

／梁晉源

一、前言

佛陀在世時曾告誡四眾弟子應遵守的八正道中，「正知、正見」，對今日之佛弟子而言，實當奉為圭臬，且不可須臾離的。古德說：「知見不正，其於五逆十惡……應惡道，經歷多劫，受苦無窮。如此愚人，臨命終時遇善知識……為說妙法教令念佛……應稱無量壽佛。如是至心……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於一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命終之時，見金蓮華，猶如日輪，住其目前。如一念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

由此可知，若人生前能已下五逆十惡之罪，倘於臨命終時能至心念佛，具足十念，猶有往生西方淨土之機會。但是對佛法若有「強作解人」，或貪著名聞利養，或「另有企圖」，如此無異於「以盲引盲」，斷送他人慧命，死後必遭地獄之報；附和隨從者，亦受同等果報，此種墮落正法之報，超過五逆十惡何止千百倍！

筆者雖非佛門弟子，於佛門接觸之至無上真理，自認尚未大開圓解。每於應對往還之際，屢聞佛門外漢或皈依佛門多年者，於久病纏綿，事業不順或人際關係不能協調之時……往往怨運多舛，或怪菩薩不靈，無法全力庇佑。筆者見此，每每「對症下藥」，掃除此等俗知俗見，令其條條縷縷，期能匡濟時弊裨益群蒙。

二、各種荒謬見解之辨正

(1)、經常念佛，可保無病：有情之身，原是四大假合，佛家稱為「業報身」，實係無始劫來，身、口、意三業造作而成。此業報包括了善、惡、無記三大類，皆含藏於「八識山」中。一旦因緣和合，即是遭受果報之際。俗云：「人吃五穀雜糧，焉能無病？」吾人至心念佛，雖可銷八十億劫生死之罪，然而吾人果劫所積之罪業，若有體相，虛空亦難容盡，因此我們首應認識的是：小自癱瘓疾病，大至癩毒瘰癧，莫不源於吾人多生多劫所造之殺害、凌虐、嗔食眾生之惡業。今世雖有戒殺、茹素、善待一切動物或親友的話，凌虐、嗔食眾生，大者呻吟床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所謂「如是如是，如是如是」。若於此時怨天尤人，不肯力懺前非，其或怪罪「念佛」無法却病，是對「念佛」缺乏正知正見。因為今生念佛的善因，雖敵不過前世所造之惡因；但由於「念佛」之故，總算是「重報輕受」呀！

(2) 為求專心念佛，便可拋却人間事：有些佛弟子誤認為「西方淨土」光靠一心「念佛」，即可往生。然而佛說阿彌陀經云：「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由此經句，可知往生淨土之輔助資糧是多多少少功德的。廣而言之，凡是利人之善當盡心去做，害人之行切莫起念。例如：供養三寶、慈心不殺、孝養父母、尊敬師長、濟助貧苦等，皆應隨緣盡分去做；印光大師說：「學佛一事，原須克盡人道，方能有所趨向。」因此「敦倫盡分，杜絕邪淫。」八個大字，乃是正信佛子必須恪遵的。倘若學佛後，彷彿換了另一個人，身為居士而變，孔子所以強烈反對「季氏八佾舞於庭」和「旅於泰山」，以及批評管仲的不知禮，在在都反映出孔子當時的憂患意識與時代的關係。而孟子的時代，則較孔子時更為惡劣。孟子說：「聖王之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閔先王之沒也，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滕文公下）

三、結論

上面列舉的第一點，其錯誤乃在不瞭解「法性本來空寂，因果絲毫不少；自作還自受，誰也替不了」的道理。第二例是將「修行」與「日常生活」分割造成偏見觀念。其實修行之人於行、住、坐、臥中儘可默念佛號，且修行與生活兩者是可以並行不悖的，如是「動中修」始能彰顯佛法，出世法之圓融無礙。第三例是由於分辨不清佛法的本末所造成之「邪見」。時至今日吾人當記：五戒、八正道、三十七道品……乃是修成「無上正等正覺」之基本條件，捨此而尚其甚異，談鬼論神，實非正途，且有落入魔道之險。正信佛子，豈可不慎乎？總而言之，修學佛法，目的在求佛道，下化眾生，既非與佛菩薩做買賣，也不是整天念佛、禮佛，本分之事即可拋下。所謂「一切世間實生事業，皆與真如實相不相違背。」更不是多方聽取別人演說「神通奇蹟」，以滿足好奇心。以上三種邪知邪見，凡我佛子，若有則力改前非，以免自蹈歧途，陷入「魔道」而無法自拔才好。

（五）普遍性

憂患意識的真諦，實以修身為本，所以孔子說「修己以敬」，「敬」就是透過憂患意識而強化其道德的眞精神，大學說：「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是道德意識，而所以「修身」，即不能無憂患意識。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大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 一九五八號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本報地址：台北市中正路

電話：〇二二〇

發行人：王魁

編輯：王魁

印刷：中華書局

零售：每份一角

訂費：每月三元

就曾被共黨所奴役，更是民主與共黨對抗到最後孩子

決戰，地球毀滅的時代。

請各位想想，我們今天是生存在這樣一個混亂時代，現有的宗教在人類地球上過去一切挽救世道人心的努力到現在通通失敗了。當年五教聖人，先知先覺，

本人當年在華山的時候，上帝已叫我做了很多的準備工作，所以天帝發源是在大陸西藏華山，而正式復興是在台灣寶島。我比各位道長的年紀可能都大一點，今年在是八十五歲，但因各位，上帝靈天，重負，惟有急起直追，奉獻以台灣為起點，為救世門，

的危機，果然在兩個多月後，蘇俄受到美國的嚇阻，不敢再進一步輕舉妄動，而消滅了波斯灣緊張的情勢，想不到到教兄弟國家伊朗、伊拉克却發生了戰爭，變成局勢且到今天尚未停戰的傳統戰爭，而天帝教徒同奮祈禱論運動，從蘇俄佔阿富汗開始直到今

死為道之歸宿。歸宿、即返乎自然，所謂萬物生於土而復歸於土，「生」和「死」，不過是道之循環，故道家視生死如晝夜。由這裏的消息，便可參透自然之偉大。莊子在大宗師篇，也比喻的極妙，他說：「

經解辭傳說：「生之謂易。」又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也說：「人之生也直。」生直、即能一，能一、即能達。能達、即可「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就是老子強調「為道日損」的無為之義。日損

為神妙，我不知他的名稱，特將他叫做道；且加強其名叫做「大道」。亦即「清靜經」中所說：「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這是道家（即

「道」，作為信仰崇拜的；但各有不同的意義，而其共通的涵義，則是各立其哲學的主觀，而施行其修道，與佈道的功夫。各家其理，各傳其道，此宗教之所

後再去求見。跪著膝行而進，禮拜叩頭，請教至道。廣成子遂對黃帝說：「至道的境界，幽遠冥漠，而不可窮究；至道的精神，是乃虛無自然的極境，細微寂寥，而不能聞見的。然你不要去看，也不要聽，只要專一精神，清靜無為，而形體自然端正了！必定還要清靜與清心，不要勞你的形體，不要搖蕩你的精神，不要受外物影響而動心，你的精神與形體冥合，就得長生了。我將助你歸入幽遠寂寥的地方，到那至陰的境地，我將再送你歸入幽遠寂寥的地方，到那至陰的境地。天帝有所司管的日月星辰，與金木水火土，滋生萬物，陰陽各守其職，萬物都會自然壯大的了！」繼

論語中孔子所言「仁」之涵義

鄭月梅

一、前言

據漢書藝文志載：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因此，論語一書實乃孔子師弟言行之記錄，其中所記孔子之言，思想為主。按論語凡四百九十九章，其論及仁者有五十八章，而仁字用了一百零九次。就其所佔篇幅比例而言，「仁」實可視為論語一書思想之重心，亦可說是孔子學說之中心。

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思想之演進，其歷程雖然或偏或道、偏倚不定，而萬變不離其宗，始終以儒家學說為主流；而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始者，仁既為其學說思想之中心，所以，仁也是中國文化思想的重心。「仁」的學說，不僅是孔子思想的特色，也是中國文化的特質。「仁」是儒家學說——內聖外王的關鍵；就內聖而言，強調經由個人「克己復禮」的修養工夫而通達於聖人的境界；就外王而言，重視「推己及人」的德化政治以建立安和治平的社會。因此，仁的思想重點乃在追求人生社會整體的和諧與圓滿。而此種「成己成物」的思想特性也衍成中國文化內涵——普遍關切現實人生，注重個人人格的提昇和修養與生命價值的光大和闡揚，講求倫理道德的實踐，並追求人類社會全體的幸福與安和——之精神特質；此與西方文化所崇奉之「聖經

二、論以前仁字的涵義

今日所能見到的最古文字中：甲骨文找不到一個「仁」字；金文雖有，而其字義却未具確定的意義，且作為人名之用。至於經書中：周易卦、爻辭不見一個仁字；今文尚書僅金縢篇有「予仁若考」；詩經三百篇，祇鄘風叔于田有「洵美且仁」與齊風盧令有「其人美且仁」等二句。然就此所見之「仁」字而論，則其涵義又多曖昧難明。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周公對其先祖之禱告詞，其語詞用法於尚書中僅此一見，故其語義難以確知。

再鄭風叔于田：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野，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于狩，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又齊風盧令：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鬢。盧重鋸，其人美且備。

「天道」「神道」與「人道」

（接自二版）

以稱為宗教的。然「道家」特殊之點，是以「天道」解釋宇宙至理；以「聖道」治理國家政事；以「人道」協和群眾道德，綜名為道，所以道家得成「道教的」了。

至於道教傳統之對「道」的觀念，却區分有「天道」、「神道」與「人道」的。若就各宗教的觀念來分析，那麼他們所信仰崇拜的重點，則可以說：儒家所謂之道，重於人道；釋家（佛教）與基督、回教等，所謂之道，皆只重於神道；而道教之道，是對天道、神道、人道，統皆重視，所以稱為「大道」。

道家所謂的「道」，其原理是以「太極」「陰陽」為體，五行運化為用的。因為道的本體是動靜相因，包羅萬象，由無而有，由理而氣，由氣而象，即「道法自然」之進化真理。依中國最高哲理之學的「易經」所說：「一陰一陽之謂道」。是說道由一陰一陽之動靜而成的。然只說陰陽兩字，似嫌不夠，所以「易經」又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乃進一步而說明：由太極陰陽兩儀的動靜變合，而生四象與八卦。這由「朱子近思錄」的「論道體」中，更具體闡明的說：「無極而生出太極，太極的動而能生陽，動極而後又靜，靜而能生陰，靜後又復動；而此一動一靜，互相為其根本，乃分出陰與陽來，所以兩儀成立。因陰陽的變合，而生出水、火

木、金、土五行，五氣順化，所以春夏秋冬四時行焉。如是說明，可知道體由陰陽的動靜之變合，而生五行運化的原理，至為明顯。所以說：大道是以「太極」「陰陽」為體，五行運化為用的。

以上基於哲學的說法；若就科學方面來講：道是宇宙自然的本體；反過來說：宇宙自然也就是道的本體了。由宇宙間的秩序證明，所有日月星辰與地球的運行，春夏秋冬四時，與寒暑的變換，萬物生息不息，自然的運化，其秩序井然，永不紊亂！這種陰陽動靜變合的原理，即是天道的體用。

「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謂道乃天地萬物化生的根本，叫做萬物之母的。所謂「道生一」是由無極生太極；「一生二」是由太極生陰陽兩儀（一為陽，二為陰）；「二生三」是陰陽二氣相交，而生第三者，「三生萬物」是說每種物類中，都有陰陽二氣，即「朱子」所說：「物皆有一太極」。凡是陰陽二氣交感，皆可生出第三者。且每種物類雖然都有陰陽之氣，乃能生生不息的，所以說「道法自然」之體用的原理。

國父 孫中山先生所著「孫文學說」，亦以「太極」為宇宙萬物一切現象之本體，以為革命哲學思想的根源。在「孫文學說第四章」中說：「元始之時，太

極動而生電子，電子凝而生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質，物質聚而成地球，此世界進化之第一時期。今太空諸天體，多向在此進化之中。此道教中，指出宇宙乃根源於「太極」；且說明進化之因太極動。太極不但只是哲學，而且屬於科學的原理，與「易經」之「太極」動靜說，實相契合。可知此種「太極」動靜自然進化之說，自古及今，並無二致！

先總統 蔣公，在「研究中國哲學應注意的要點」訓詞中，曾說：「中國哲學，不僅是窮研宇宙，調理萬物；而且是闡明天人合一，萬物一理，就是「太極」。太極」兩字，如果拿現代的用語來說：就是一切人為法則，與自然法則的最高哲理，也就是宇宙真善美的唯一極則；而為一切宇宙歷史現象，與自然現象共具的本質。……這種理一萬殊，明體達用的哲學體系，與西洋哲學所謂一元、二元、絕對、相對，以及唯心、唯物等理論，實在互相貫通的。而其體大思精，親切圓滿，則決不是西洋哲學之偏不全者，所可比擬！由此可見，道體之「太極」陰陽原理，為中國哲學的最高學說，亦即科學之理，近世愈大發揚的了！

因為「道」之全部體系，乃以「太極」「陰陽」為本體，以五行運化為現象；由陰陽看體用，由動靜看變化；然所謂本體，並非物體，現象並非現象；陰陽者謂之變合，體用者即是抱負；動乃常動，靜非常靜，變乃變通，化是運化，這即是道的真正原理。因其偉大非常，所以道教乃宗「道」以為教的。

道教的起源，始於黃帝；然而黃帝因何而得道的呢？據「莊子在宥篇」所說：「黃帝立為天子在位十九年，教令通行天下。聽說廣成子（太上老君化身）甚

四書中的憂患意識

（接自四版）

有諸內必形諸外，修己當先正心，正心當先誠意，誠意必慎獨。十目十手，不是假設地景氣，是真見得如此。其嚴於律己，一念不可放，一事不可苟。所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人之分，就在一念之間，可見憂患意識是不分賢愚的，聖如孔子，猶以「德之不修，學之不講」為憂，則我們常人，更應痛下「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工夫，才能收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的效果。孟子所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充分的說明了修身的普遍性。王陽明說：所謂之聖，只論精一之聖。（傳習錄上）

陽明這句話，就是「人皆可以為堯舜」的最佳註腳。綜上以觀，自覺性是智，悲憫性是仁，歷練性是勇，這智仁勇三者，是憂患意識的主要內涵，而時代性是其產生的關係而言，普遍性是其修養的對象而言，孔孟所處的時代，是春秋戰國憂患的時代。孔孟的憂患意識，經由德性的實踐，以收政治的宏效。建立了儒家「內聖外王」的理想境界。

今天的時代，是一個憂患的時代。英國史學家湯

恩比，綜觀世界古今史學，獲得文化之生長衰亡的定律，關於文化之發生者，是「挑戰與反應」，有自然與人事的挑戰，而後有創造與文明的反應，文化遂以形成。關於文化之生長者，則為「退出與復回」，對接連而來的挑戰，其初或不能克服，於是早退出而自立自強，再復回充分準備，進而克服困難，爭取勝利，文化遂以成立，經過一番磨練，則能獲得進一步的成功，這就是「多難興邦」的道理。

先總統 蔣公最後遺囑：「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這就是「仁為己任」的憂患意識。須知「堅持就是勝利，奮鬥就是成功」。古往今來的聖賢賢相，所以能成就乾乾坤坤，繼往開來的偉大事功，都是從艱難困苦中歷歷奮鬥而來的。能夠勇敢地面對現實，經得起挑戰，經得起磨練，在憂患之中，就種下了勝利和成功的種子。放眼世界，遙望大陸，已近「否極泰來」的時刻，我們懷於「仁為己任」的憂患意識，要時時保持警覺，慮遠防微，安不忘危，在修己方面，要時時省察克治，擇善固執，戰戰兢兢，無時或懈。在政治方面，要信仰主義，堅持真理，充分準備，迎接挑戰，克服困難，達成任務，而其一貫的精神，就是「莊敬自強，貫徹始終」。（全文完）

六、結 論

今天的時代，是一個憂患的時代。英國史學家湯

老子的無為思想

史次耘

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

宗教學術講座第五十次專題演講

主講人：史次耘教授（國立台灣大學）

主持人：李常務理事李戈先生

記錄：劉昭晴先生

時間：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八日下午三時

地點：淡江大學區域部 中正紀念堂

今天承蒙宗教哲學社理事長李戈先生之邀，來和諸位談談「老子的無為思想」，感到十分榮幸。玉老修道至深，是我的老學長，日前親自駕臨敝舍，一定要我來作一次演講，我怎能拒絕呢？今天在座諸位對「老子」一書，想必都有很深刻的研究，過去在大陸上更有若干學人研究老子都有極高的成就，目前在台灣更有許多同輩及後起之秀，尤其後起之秀，往往青出於藍，對老子研究，用力甚勤，使我非常高興。孔子之儒學是講究「有為」，是從形而上到形而下，所謂下學而上達。而老子之道則主張「無為」，是從形而上而及形而下。由「無」而說到「有」，由「道」而說到「器」。這也是我國思想史上兩大主流，而孔子和老子都講「道」，孔子曾說過「士志於道」，又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老子也有「道可道，非常道」，究竟「道」是什麼？這是看不見，聽不着的，也摸不着的東西，今天很難得有機會和諸位來談談老子的「無為思想」。

老子思想確有極精微的奧義，他是自然主義的出發點。他所認為宇宙之最美者，就是純粹天然界的自身，所認為最善者，就是順乎自然之性，而保持固有之真，他常以「嬰兒」、「赤子」為言。他在道德經第十章說：「專氣致柔，能嬰兒乎？」二十五章又說：「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五十五章又說：「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老子所肯定的幸福，就是此種純乎自然之性而保持固有之真，這即是道家精神之所寄，老子特藉此而發他「無為」思想的微旨。「無為」，決不是「不為」，是順應自然而合乎天理之運作。是「無為而無不為」。無為之「無」，通行本皆作「無」，老子、莊子易經古本皆作「无」。他在三十七章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又說：「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無欲」，是使天下之人不惑於外物之可欲，而中心泰然自得。「自化」，「自正」，就是老子無為思想之具體精神，皆取法於自然。老子在二十五章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是「返本復初」。所謂「莫之命而常自然」。凡真能體悟人生，領會自然之道，則可「生而不有，死而不亡」。五十章說：「出生入死，因之為道之顯現，死而後歸於土。」歸宿，即返乎自然，所謂萬物生於土而復歸於土。「生」和「死」，不過是道之循環，故道家視生死如晝夜。由這裏的消息，便可參透自然之偉大。莊子在大宗師篇，也比喻的極妙，他說：「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更可證知宇宙自然的力量，是無窮盡的。

老子是一位開世極久而富有經驗的學人，他的自然學說，皆得之於天道、人事、和物理的會通，他特強調：「慈、儉、不敢為天下先」的三德。道德經六十七章說：「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夫。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老子對於天道、人事，觀察得極深刻，自當所得之道至大而所守的至約，即是「慈、儉、不敢為天下先」的三德而已。「慈」，即是愛心，能包容萬物，覆育羣生，就像慈母保育嬰兒一樣。「儉」，是節制，即是虛懷若谷，而不致盡情享用。「不敢為天下先」，即是虛懷若谷，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因此，故能勇、能廣、能成器長呢！

老子在社會道德方面，力主「反樸還淳」，在個人修養方面，力主「少私寡欲」，「清靜為天下正」。以發揮大無畏的公心和愛心，負起全體之責任。他在四十九章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十三年說：「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嚴復云：若言「如此」乃「三字」，所以「國家興亡為己任」昭示吾人。

老子對「無」的意義，也開闢極精粹，他在道德經第十章說：「戴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又在二十三章說：「曲則全，枉則直，嗇則多，取則損，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抱一之「一」，即是道。孟子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此一，即是仁。中庸說：「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即是無疆界而無間隔，感此而應彼，相得而成相得之用。故「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三十九章又說：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得一，是虛明；一，是虛通；一，是安寧；一，是本質；一，是虛明；一，是變化；一，的作用。一，是充實；一，的能。力。「生」，是進化，一，的德性。「貞」，是正定，一，的完成。因此可知「一者，生道之主也。」是萬物之始，天之所歸，不可以名名，強名之曰「一」。一，即生道之本。爾雅說：「一達之謂道。」易繫傳說：「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中庸說：「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這個「一」字，在我國學術思想上，佔了極重要的地位。近世科學家，像達爾文、愛因斯坦等，始闡論「生」為宇宙的本體，達爾文認為一切細胞都是由單一細胞而生的，愛因斯坦則認為生命的一個定律，一個單元素，這個生命，在我國數千年前早已發明，故易繫傳說：「生生之謂道。」又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也說：「人之生也直。」生直、即能一，一，即能達。能達、即可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也就是老子強調「為道日損」的無為之義。日損者，即是克己私，減之又減，以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崇高境界。

儒家的孔子，自述其為學修養的精湛工夫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孔子說到他七十歲，便能從心所欲，而不逾矩於道的境界。這「不逾矩」的工夫，正符合於老子「無為」的境界。

宇宙的真理，本來只有一個，故孔子和老子之道，多半是相通的，所謂「大道不二」。老子在五十五章論「無為」的積極作用說：「我無為而民自化。」孔子也在論語衛靈公篇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他又和高足弟子的仲弓有一段極精闢而有趣的對話：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毋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居敬」，即「恭己」，「行簡」，即「舜之無為而治」。這種無為而治，即是老子所謂「無為而無不為」的精神。

老子之學，原於道德，而為內聖外王之術，孔子本乎仁義，終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孔子主「仁」，老子尚「慈」，慈即「仁」，仁即慈，二而一，一而二也，老子以仁愛救世，老子以慈心救世，皆欲救天下於大同之太平之世。所謂「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

然，無是「虛」，虛便是「空」，但並不消極，是在無為而後即有所為。

答：方才這位先生解釋的很對，「無為」不是「不為」，無為是「無所不為」，老子所說的「無知」，是真正徹底悟道了解天人之理，是無所不知，非常人所言的「無知」。老子在他的道德經第十章說：「明白四達，能無知乎？」這「無知」，即是悟道而無所不知的意思。

問：我們要看看無為是對誰而言？其對象不是一般人，是指統治階級而言，在老子三十二和三十七章中，便可看出，是寄希望於王侯，要統治者「無為」，是不自私自利之慮，應當功成身退，或功成而不居，一般人誤以為無為是無所作為，不是的，是他無所不為，才見微知著，如真不為豈不無力。老子以風雨來表示自然狀況，是指暴政不會長久。老子以風雨來表示自然狀況，是指暴政不會長久。老子以風雨來表示自然狀況，是指暴政不會長久。老子以風雨來表示自然狀況，是指暴政不會長久。老子以風雨來表示自然狀況，是指暴政不會長久。

答：老莊思想固然對在位者而言，更是對眾人而言。

「天道」「神道」與「人道」

泛論「大道」之精義所在

李叔還

「道」字的名稱與意義，包涵非常的廣泛，為古今中外各學術家，各宗教家，共同所景仰的形象，也為共同所採擇的理致。他的定義究竟為何？殊有「莫衷其妙」之境域！「道」本來是指行路的名詞，而視為行為的。然我們所知的，道之表面的名義，却有三種：有名詞的，有動詞的，也有形容詞的。推究起來，大致又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

就狹義方面來說：「道」字的本義是為道路，人所共由的路徑而言，即「爾雅」所謂之「康莊大道」；孔子說：「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又為道理的道，即「中庸」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為說詞的意義，如「孝經」所謂：「非先王之法官，不敢道。」又為治理行政的意義，即「論語」所謂：「道千乘之國」。又為指導的意義，如「論語」所謂：「道之以政，……道之以德」等。又為開通暢順的意義，如「禹貢」中說：「九河既道」。這些都是儒家所謂的道，而屬淺現狹義之理道的。

從廣義方面來說：「道」乃宇宙自然之理，陰陽動靜，生生不息，無聲無形，無為無名，叫做萬物之母的「大道」。如「老子」第二十五章說：「有一個混然成形的龐大物體，先於天地而生，寂靜而沒有聲音的不可聞，虛而無形象的不可見，超越於獨立於萬物之上，而體常不變的，自動自發不休，運行四時而無窮盡，所以天地萬物皆從此中生育出來；此物至為神妙，我不知他的名稱，特稱他叫做道；且加強其名叫做「大道」。亦即「清靜經」中所說：「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這是道家（即「道」）。

然而「道」的範圍，既極廣泛，道的名義，又為各學術家及各宗教，視為信仰與尊奉的中心；可是，他們對於道的意義，觀念又各不相同；而且各說其理，以為崇拜修奉的對象。如「儒家」是以：處世忠孝仁義之倫常「正道」為「道」。即「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釋家」（佛教）以：修道證悟一切真諦而成就之「正覺」為「道」。如「智度論」說：「得道者為道人」。所以他初輸入中國時，祇叫做「浮屠道」不稱做「佛教」。至「基督教」以：修奉上帝永恒之「理性」為「道」。如「約翰福音」說：「太始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即上帝」。「回教」以：遵守戒律之「清真」為「道」。如「可蘭經」說：「清是清潔，清潔肉體，也清潔靈魂；真是信奉真主阿拉」。故就清真教門。這道家（道教）以：宇宙自然之陰陽動靜至理為「道」。即「易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又說：「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道德經」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謂道乃宇宙自然至理，由無而生，由靜而動，一本萬殊，而為天地萬物之母的所為「大道」。

綜而上所所述，可知各學術家及宗教，都有所謂的「道」，作為信仰崇奉的；但各有不同的意義，而其共通的涵義，則是各立其哲學的主觀，而施行其修道與佈道的功夫。各宗其理，各傳其道，此宗教之所

（下轉第三版）

論語中孔子所言「仁」之涵義

鄭月梅

則此二詩同為讚頌田獵者之歌，其中「仁」字，或與好、武相稱；或與德、德相稱；或與仁、德相稱。雖然，不論「仁」字，或「其美且仁」，或「其人美且仁」之「仁」字，其詞性皆為形容詞，且未涵有何道德之意蘊。

後再去求見。曉著膝行而進，禮拜叩頭，請教至道。廣成子遂對黃帝說：「至道的境界，幽遠冥漠，而不可窮究；至道的精神，是乃虛無自然的極微，細微寂，而不能聞見的。然你不要去看，也不要去聽，只